

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四

祭酒鄒文莊公守益

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正德辛未會元及第  
官至南監祭酒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諡文莊

授翰林院編修踰年告歸壹意罔學嘗讀中庸嘆曰程  
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慎獨不及格物者何耶積  
疑於懷會陽明先生開府虔臺公往謁論辯反覆間  
夙疑冰釋曰道在是矣氣體爲之一變

嘉靖初起用復謁陽明先生於越留月餘陽明戀戀不  
能別門人問之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校謙之近之矣。會大禮議起，上書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公未歷吏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公顧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艮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鄰郡。撤寧池，太閭志學之風至今冠江左。公啓之也。

丁亥遷南主客郎中。踰年文成卒於師，公服心喪在部。日與湛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哭文成，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於天真書院。戊戌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奉旨簡宮僚，召入爲司經局洗馬。

充經筵講官應詔上薛文清公從祀議

遷太常少卿掌南院陞南祭酒會九廟災諸大臣皆惶  
恐引咎自陳公獨引殿中宗高宗反妖爲祥之說冀  
有感動遂罷歸先生恢廓善容納能忍人不能忍容  
人不能容於王文成嚴事尊信終其身言必稱先師  
始精思篤踐已渙然於卽寂卽感無二境界卽存卽  
省無二工夫卽知卽行無二塗轍卽安卽勉無二源  
流融融然渾渾乎於道而不自覺也

論叔感曰四時常行不論寒暑百物常生不問開斂故  
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論道曰就其不可觀不可

聞超然聲臭處指爲道就其可觀可聞體物不遺處指爲器

又曰古人發育峻極只從三千三百充拓不是懸空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真體流出不是支節上檢點卑者安小成高者墮虛遠未可以語肫肫之學又曰悟得此意只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大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見真性方是一線出來若隱隱見得真性本體而日用應酬湊泊不得猶是縫隙在嘗語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分黑白口辨甘苦鼻別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在人猶黑白甘

昔謂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  
入井而知制隱擘蹠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

又曰除却自欺更無病除却慎獨更無學公之持論類  
如此平居與學者接不言而使人意消說者謂溫良  
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出於言語作爲外者師門  
一時相推重不虛耳壬戌公年七十二正衣冠而卒  
鄉人爭事尸祝焉子孫皆以學世其家

修撰舒公芬

字國蒙進賢人正德丁丑賜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謫廣東市舶副提舉世宗詔復職五年四十四公幼岐嶷穎異于凡兒甫成童入郡學嘗生六月賦郡守奇其才謂當魁天下家貧清苦不與人羣雖於書無所不讀實勵志聖賢之學不屑爲博物洽聞之士

正德丁丑入對大庭敷奏詳贍忠義奮發賜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時毅皇帝不時巡幸孝貞皇后崩上隆聖孝疏謂三年之內當浚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

服之後儼然煢煢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又講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既而又上車服疏謂天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于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意焉

先是江西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陸完錢寧輩爲內應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以故一聞駕出人情洶洶皆以爲天下事不可爲矣十五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親王倡吳滂之計大臣懷馮道之心陸完以祿位



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奕以革除年間  
爲故事復痛刺閣中謂一切危亾之迹不苦言以救  
而聽主上之自釀時陸完出危言沮之公乃邀考功  
夏良勝儀制萬潮太常陳九川至寓舍酌之酒贊之  
曰匹夫不可奪志是夕遂連疏入明日諸曹諫草相  
繼而進車駕不果出下諸臣錦衣獄命跪午門外五  
日復褫衣廷杖公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異惟口呼  
高祖之靈冀以感動上心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尺  
衝折鐵繼大柱七若斬杖畢幾斃臥院中掌院者懼  
禍使人探出之公屹不爲動曰吾官于此當死于此

遂謫福建市舶副提舉卽裏瘡就道或勸俟病痊公  
曰死自吾分敢少留耶君子謂公此舉振士氣沮奸  
謀植風化實大有功于世教也

世宗卽位詔復公修撰甲申春昭聖皇太后聖旦節上  
乞命命婦朝賀疏謂皇太后奉陛下宗社大計而陛  
下承繼大統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太祖制  
服之意則是陛下于皇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是  
宜率天下懼心以事其親而不可使皇太后之淒涼  
也

會議大禮公執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疏

凡三上固爭不得乃率朝紳慟哭于朝上震怒杖如  
前幾斃

公生平清苦家徒四壁立讀書治事暇端居終日未嘗  
晝寢夜必計過自訟嘗曰心術與學術相符懷居與  
懷利相因怠勝敬欲勝義則心死矣何謂學乎蓋悼  
時學弊也又嘗言曆象古太史職也中星以日爲主  
七政以歲爲主鐘律度量所以治曆也欲建律造曆  
必也周官乎觀周禮大司樂而律曆備矣與朋友相  
劇切無幾微矯飾尤善成就後學嘗語之曰士當爵  
祿不入于心溝壑不忘于念識者遽之

臨終沐浴與衆揖別長子泣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乃  
睜目謂曰六經大明于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余生平  
精力盡在此書第未及進御爲歎耳言畢而逝所著  
有梓溪集編輯周禮定本

贊善羅文恭公洪先

字達夫號念菴吉水人嘉靖己丑廷試第一官至左春坊贊善卒年六十四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夢自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壘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峰公之爲人年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心卽嚮往遂卑視舉子業嘗歛目端坐同舍生誚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殆忘寢食

年二十二舉于鄉以父疾輟會試師事里中李谷平先生年二十五舉南宮廷試第一人時外舅曾某官太僕卿報初下趣告公曰喜吾婿於此大事公聆之面頰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過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何善山黃洛朴二君聯榻蕭寺中商學焉

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勵澁至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文

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

召改左春坊贊善疏請預定東宮朝儀忤旨罷爲民家  
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不徇時  
局人不敢干以私親賢問道撝謙求益未嘗以言詞  
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

里中得石蓮洞故爲虎穴荆莽鬱闢之可容百餘人  
命曰石蓮自是多洞居時出聚友於雪浪閣四方縉  
紳士人請益者日衆贛江水漲宅舍漂沒假借田家  
撫院馬公森以其家貧窶而嘗却臺省餽坊數千金  
貯縣帑檄縣取爲構室助竟辭之

荆川先生以兵事起官約借出公曰天下事得凡任之  
奚必我出當道亦貽書致意公獨堅辭遺友人聶豹  
書曰聞當道欲以軍旅事物色唐應德與生者自顧  
往歲銳意功名謂人臣立乎其位當使君饗其成民  
被其澤卽卑官下僚無所厭悔不幸殺身碎首談笑  
從之故嘗高魯連蹈海之節壯少遊褻革之言兩年  
以來齒落二三鬚髮半白回顧嚮慕如嚼蠟振稿妻  
孥相對如處溪山收視斂聽坐以待盡執事知我豈  
不謂然哉知吾誠然乃聽人求不爲我地豈謂當道  
姑以軍旅行召旋復他移或還舊物此則待之太卑



吾儒名教真貴在我外物奚與哉古人亦有迫饑寒  
苦僕債不得已爲之者幸有薄田百畝可供餽粥弱  
子多疾福量淺輕政不欲累以厚藏耻之於人大矣  
不幸素性此心最重稍有違拂輒憤憤恨不卽死自  
其少時已不能被華袪新與羣兒競侈其後取科名  
官翰苑每旦候鍾入朝坐史館書公會出則垂鞭緩  
轡歸舍時人殊以爲榮而生對食慨歎不能甘飽及  
被罪廢褫服乘蹇出大通橋行道指目有可憐之色  
白顧若釋重負夫翰苑無政事之煩有儲養之貴使  
當時低回倪仙守其常度可以序登然人競進而已

思退人競榮而已甘辱此亦有不能自解者去年別  
應德於湖上論及出處語以本志應德不甚許可應  
德之才蓋足任之執事見生異趣無謂爲名生年五  
十時已不待虛名無實於我何有聞道與否不在進  
退已矣幸勿復言其後吏部以公名上竟報罷

公家居二十餘年年過六十閉關習學求端性命日造  
粹精事能前知自陽明倡良知之學學者始知外舍  
見聞內求之心然其弊至高虛無用甚則槩舉不待  
學習者爲良知以欲爲理以任情爲率性以戒謹恐  
懼爲戾於自然公語人曰若語知而不必良語良而

不能致弊將多於脫畧支離之失又曰王公良知之  
教本之孟子故常證以怵惕平旦愛敬三事然孟子  
言怵惕也繼之擴充言平旦也繼以長養言愛敬孩  
提也繼以達之天下王公亦云不以已知爲足而以  
致知爲工今也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本良失養其端  
而一任其所發遂以見存之知爲事物之則而不察  
聖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爲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  
之倒置混淆理欲故多指欲以爲理倒置物我故常  
率已以逐物去王公遠矣

又曰但知卽百姓之日用以証聖人之精微不知反小

明名目言不金卷五十四  
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此語透盡講良知者末  
流之弊

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  
自有聖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脫離誠不可  
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  
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

甲子鄉節推周弘祖問學公手書冊曰落思想者不思  
卽無落存守者不存卽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  
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自然不類  
又言此學常存亦得此學無存亦得常存者非執着無

存者非放縱不存而存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  
中得由人識取

公居鄉時時言有司民所使者邑有均賦之役爲始終  
任之蓋曰是亦爲政比疾作于世光適赴省試家人  
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  
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斂手端然而卒

公始歸田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  
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  
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  
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覩時事日非乃

經意仕進然儼渴由已擿市引宰之衷未嘗一日忘  
天下事想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

尚書歐陽文莊公德

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  
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初公領鄉薦王文成倡道於虔之行臺其說以爲人心  
虛靈萬理畢具惟不蔽於欲使常廓然以公湛然以  
寂則順應感通之妙自出乎其中而世儒往往索諸  
口耳其力愈艱其於用愈窒非大學致知之本指於  
是舉孟子所謂良知者合之大學曰致良知蓋明明  
德之別名耳而士溺於舊聞譁以爲禪公獨曰此正  
學也走受業於先生凡再不赴春官精思力踐盡得

其蘊奧涵浸者久之

嘉靖初舉進士出知六安州以初政倥偬未暇學爲歎  
文成曰吾學乃在政務倥偬中於是興水利汰冗役  
定經費省獄訟罷諸苛法作龍津書院進諸生教之  
問學

遷刑部員外郎改翰林修撰奉詔議郊禮悉陳禮家異  
同之說終之曰禮文乖錯未可盡據而土木一興財  
費不貲惟益修勤民之政上當于天心則異郊可也  
同郊亦可也於丘可也於屋亦可也時服其遠識徐  
文貞爲編修篤信之如師保



公德性深厚禔躬恭遜喜怒不形於色而體悟洞暢所  
至汲汲以明師學求友爲務於人無賢智愚不肖待  
之溫然一體也羅文莊作困知記嘗良知公以鄉晚  
進事之甚恭而辯之甚力明知之良卽天之性文莊  
闢之愈峻而公恭遜和裕意氣不少加也士友好立  
論輒默坐不語真氣薰感以切其內省之心每與學  
者言朋輩不得以異同生彼我不得因彼我起異同  
故同志益親

遷鴻臚卿丁外艱服除留終養以薦起禮部侍郎尋改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庚戌主考會試壬子三

月召拜禮部尚書直無逸殿首議建儲不報會詔二  
王同出府成婚公上疏曰昔我太祖以父婚子諸王  
皆處禁中至孝宗以兄婚弟諸王乃皆出府今事與  
太祖時同宜如初制行之又引醮詞有承宗承家之  
說請賜裁定上知公意命分別成婚矣既而降諭寢  
之然婚亦竟不同日

裕王母康妃薨公具喪儀援憲廟淑妃例爲請詔準鄭  
賢妃淑妃者孝宗之母賢妃者上之諸妃附葬孝潔  
皇后墓側者也公乃損益二儀行之而特建墳園奉  
康妃以葬凡諸政關大體雖時被譴責然上察其精

正卒優容之卒贈賻有加禮

公自始仕至宗伯凡更十一官每遇事衆相顧未有處  
或計利害震動失色公莫不立應而意氣閒暇如無  
事時或問公所以能此者公曰吾惟求諸心心知其  
爲是卽毅然行之雖害有不顧知其非雖利不敢爲  
此吾所受於我師而自致其良知者也是可以觀公  
之學矣

侍郎王文定公道

字純甫山東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仕至吏部右侍郎卒諡文定

選庶吉士時山東盜起將奉祖母避地江南疏改應天教授召爲吏部主事歷考功文選司郎中大學士方獻夫薦其學行淳正可任宮僚擢春坊左諭德引疾固辭曰朝廷以名器爲重不輕假人以不次之官而人臣惟義分是安當致謹於非分之獲凡三疏始得旨以病歸而聲望益重

居一歲起南國子祭酒以病引歸家居十有三年讀書

講學種樹灌園以自適嘉靖三十四年起爲南太常卿未至改南戶部侍郎尋改禮部掌國子監事尋改吏部甫閱月卒

公議清軍疏謂拂民生變者其弊有三清勾之始執事不得其人官不屑而委之有司有司不屑而付之吏胥賄賂公行奸弊百出正軍以富而幸免貧民無罪而干連有一軍缺而致死數人之命一戶絕而破蕩數家之產者矣此清勾不明之弊一也國初之制聚集者不無遠近之異謫戍者多罹邊衛之科承平日久四海一家或因遷發填實空曠或因商宦流竊地

方占籍既久桑梓是懷今也勾考一明必欲遣之原  
伍遠或萬里近亦數年身應桎梏心戀庭闈長號卽  
路永訣終天人非木石誰能堪此此解補大拘之弊  
二也適年以來地方多事民間賦役十倍曩時鬻賣  
至于妻子算計盡乎雞豚若不聊生日甚一日而忽  
又加之以軍伍之役重之以供餽之煩行齋居送無  
地可以息肩死別生離何時爲之聚首民差軍需交  
發互至財殫力竭非死則亾此軍役併民之弊三也  
良法善計不在乎他在乎祛此三弊而已矣

公貌厚氣溫行篤志遠研精理學而耻立門戶居常反

覆潛玩論語一書曰聖門之學平實易簡固如是也  
又言漢以前雖無明道學者若張文成曹相國黃叔  
度管幼安皆真道學之流雖釋老二氏亦各有見不  
可厚非所著大學億老子億易詩書春秋億諸史及  
大學衍義論斷隆慶中謚文定

侍郎程公文德

字舜敷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  
上臨軒覽公對嘉之賜御批擢第一甲第二人官翰林  
編修己坐同官楊實卿封事下詔獄謫信宜典史前  
後翰林三年餘所獻郊祀議選庶吉士疏靈雪頌靈  
鵠詩各一親蠶行再進內訓講章及四詩上嘗開無  
逸殿宴近臣公得與上無逸講章乙未量移安福知  
縣丙申召爲南京兵部車駕主事轉員外郎迎養歲  
餘丁外艱辛丑起復補兵部車駕轉郎中屢上禦鹵  
疏甲辰擢廣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校未上擢南京國



子監祭酒庚戌擢禮部右侍郎以外警奉旨提調監  
宣武門壬子轉吏部左侍郎癸丑會試知貢舉畢事  
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例賜帝社稷  
昨二乙卯將擢南京吏部尚書忤旨改南京工部左  
侍郎辭謝有言禠職罷歸

公爲人博厚坦蕩不設町畦聞甘泉湛豕宰若水明道  
循走其門未有得其後激于人言卓立檢飭斷斷必  
爲君子不忍以世俗終其身幡然變故態視舊所爲  
如兩人嘗祭長陵中道偶談孝宗皇帝事爲涕下悲  
不自勝見實卿封事調停削名甚衆比拷掠無一諤

在廣中舉何王金許之學誨諸生遷信宜學建麗澤  
書院至安福行鄉約處里役推強節用下士愛兵建  
復古書院兵曹嘗言車戰法多見采行臨南雍以體  
諸司者爲言用情尚質而謹服習吏部當考察京朝  
官留意賢否嘿有助益詹事故事養尊遠外嫌  
公聞兩直隸河南山東大饑朝議開納而澤不速下  
爲計粟麥黍菽可助食者稱其數請早入以期有濟  
上從之南京冢宰之擬公苦親喪未舉也顧以得罪  
旣歸囊無餘金

給諫戚公賢

字秀夫號南玄全椒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刑科都給事中卒年八十

當生之夕父夢天門洞開一兒從中躍下褰裳走抱覺而公生少穎拔奇慧好讀書時全椒少文墨吏聞有少年多識字則逮爲佐書史公則匿之他所至督學御史行縣乃自外潛歸一試遂補邑諸生以嘉靖丙戌成進士授歸安令公夙膺王文成之學恨不得執弟子禮至是遣使稟學王文成答之曰道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

減變動從此悟入如掃雲霧而睹白日何暇他求乎  
自是身任其學居官行政一斷之心矢激茲絕不踰  
其果雖以此蒙訕賈禍不恤也其令歸安先平徭役  
以貧富爲等差轉輸者旣無重困更不復自隱匿簿  
書之暇入郊野問民何所疾苦其于豪右朝聞夕發  
芟摧不貸自謂縣令得近民除道以行失拊巡意斥  
去徒衛以二隸導前卽市肆充塞一無所斂避也嘗  
未曙謁廟出河側聞舟中密語曰某被盜盜藏某所  
天且明遣人獲盜賊已具而被盜家方來訴控蓋素  
有心計善持算能持小物得人情實類如此邑有蕭

總管者淫祠也豪右欲誑人者輒先賽廟廟壯麗特甚一日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昇木偶置橋上禱數日竟不雨遂沉之于河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中躍入舟一邑譟呼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公陰令人伺于岸側曰水中人出卽械以來已而果然蓋諸賽者賄沒人以為之也朔望謁廟畢與諸生講學為言訓詁詞章不足以盡聖人之道擇其篤行者優禮之而斥其尤無良者郡守萬公雲鵬剛梗有聲數以事相忤至入計萬中浮言獨走吏部直其枉萬以得全一

縣令入吏部留其郡守前後此未之見也丁繼母憂歸服除補知唐縣唐民愿而野瘠而艱食至則新學宮興弦歌簡徭賦清獄訟歲饑爲賑糶納券予粟以期來償禁酤逐伎民用不耗

徵拜禮科給事中時上勵精圖治蚤朝晏退公亦感激遭際知無不言甲午冬考察入覲官公念被黜者例不得復用而嘉靖間諸大臣有所嫌怒必假此中傷以快其私雖欲引援無由也乃豫爲論救之以防其禍其言曰進退人才元氣所關然人品不同不可不辨跡之稍嫌者求其疵則無寔才之不足者察其心

或可原過誤貴于善懲忠直近于不遜孤臣孽子之流與善趨時局者相去何啻什伯此雖過于容恕差等而存錄之可也頻年以來內外黜陟不無偏枉遺漏貪鄙者固多貶罰而忠蓋者未盡褒揚短于才者間蒙器使而疑其跡者未入包荒小夫儉人僭冒崇階而孤臣孽子實構隱禍此皆以傳聞未定之說而泥其憂國忠君之誠非所以廣自新之路也臣切惟人才難得願廣德意使忠良落棄者無計官之大小聽臣等卽時論救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治上覽其言諭吏部曰戚賢所言愛惜人才之意其行之先是給

事中葉洪劾冢宰汪鉉謫寧國縣丞而叅議葦商臣等素爲諸大臣嫌怒至是果皆被黜與所慮合旣得卽論救如旨又以汪所倚自固者內閣輔臣也復上其罪狀以爲陛下待輔臣可謂推誠不疑元首腹心千古之曠遇也而某乃不能與陛下同其休戚布腹心以收吏部進退之權懸利害以箝言官是非之口吏部有所舉錯言官有所論列必先請白以觀意嚮之所在務欲事權歸己貨賄公行何忍相負一至此哉卽如考察一事陛下曲聽臣言許其卽時論救正以防大臣之行私也比臣論救洪等而某忿其中傷



任意藏隱阻而窒之陛下有堯舜知人之明而某實負伯鯨方命之罪稔惡積怨卽加放流可也願陛下威斷洪等雖不救然上因此重君之言汪與輔臣先後罷去君以一言去兩大臣其黨與亦稍稍被逐朝廷爲之一新雖古之折檻牽裾不足多也

明年與安遠侯柳瑯冊立荆王儼遣一無所受鹵寇陝西按撫上功罪異狀進公爲兵科右給事中往勦之舉劾簡孚兵氣自倍擢工科都給事中漕河淤墊請開范光湖月湖以通運餉已復舉海內才望學問之臣十四人以進皆被廢與疎遠之人又向以講學取

人怒於是羣謗競起左遷山東布政司都事請於巡撫曾公銑致仕以歸

公嘗自負意氣嫉惡如仇不能含忍然其好善赴急一出于性成無所矯強故凡引植善類提獎後進惟恐不及自爲縣以至入朝出使臨邊居家往來道塗率皆講學之日與人言皆以良知之說爲主執之甚堅而議論足以發之卽有持說不一者則曰吾聞之陽明先生其說如此反覆辨析不明不已也歸七年而父始卒壽九十又十七年而公卒

主事柯公維騏

字奇純號希齋莆田人嘉靖癸未進士卒年七十

八

弱冠釋褐南宮爲南戶部主事移疾請告歸烏石山中聚舊業而抽繹之別淆亂訂是非會萬千一及門之士執經而問難者日益雲集先後至四百餘人傳授靡倦要以躬行爲先慨近世學者樂徑悟而憚積累竊禪家之說以掩孤陋作左右二銘明其意著講篆二卷以辨心術端趨向爲實志以存敬畏密操履爲實功而其極以宰理人物成能天地爲實用至于學

之次第懇懇致意於誠之一字謂心於理一之謂誠  
言於行一之謂誠終與始一之謂誠蓋允蹈之也又  
錄所答問釐爲心解學解經解上下傳解史解六卷  
多儒先所未發門人共服膺之梓而傳焉

宋舊史契丹女直與宋並帝時號宋金遼三史蓋出于  
元儒所修冠履莫辨褒貶不公公乃著宋史新編二  
百卷會三史爲一而以宋爲正統遼金列於外國傳  
以尊中國瀛國二王升于帝紀以存正統正亾國諸  
叛臣之名以明倫升道學於循吏以重道釐複補漏  
擊異訂謬闕二十寒暑始克成書泰泉黃佐序謂西

漢之書不得專美於前是編行則三史廢稽天運陳人紀莫之或先矣又作史記考要十卷凡班氏之譏評爽實漢書之增損乖義少孫之補綴亂真諸儒之紀載異同胥辨正之而天文曆律發明尤詳

又以莆陽文獻自嘉靖以來屢經兵火懼其遂堙乃撰次爲二十卷以接山齋鄭岳之筆曰續莆陽文獻志與宋史新編俱以三品論人謂求道德之士於三代之下必欲如古聖賢難矣但能忠信廉潔以禮義爲進退以名節自砥礪此其根本也根本旣立雖乏功業文章不足爲病根本一喪卽富貴功名鄙庸人耳

何足取哉著有詩文集十卷續集四卷雜著七卷  
公問學淵源志節淬厲閉門著作文章可以垂訓矢志  
清修爵祿曾不入心雖遭兵燹亂離之餘守貞介一  
如處子嘗從京朝士夫之後甘窮約不異寒生德行  
真堪範俗老成風具典刑蓋實錄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五

郎中王公綏

字汝中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兵部郎中卒年八十六

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宗郡人駭而不信公首往受業焉公弱冠以高才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爲諸士言願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于師門師爲治靜室居之踰年太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丙戌復當會試文成

命公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  
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沈  
毅能闡明之者無逾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  
焉公曰諾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  
習錄外手無別簡間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  
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泊郡縣入覲諸同志  
爭迎公與相辨証大爲推服入場屋所爲文直寫已  
見不數數于時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  
拔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  
喜學公語緒山曰此非我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



時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公與緒山分教之而公所興起爲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公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

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于物非自然之流行著于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于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公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于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

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  
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  
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  
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  
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  
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  
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躡等今旣  
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  
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  
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沈毅汝中資性明

明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証道脉始

歸于一云

文成發舟公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立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詔之公從傍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常碎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立同文成亟可之文成至洪都鄒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只裏糧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証也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于南

安公方偕緒山赴廷試聞變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與  
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加焉  
公請服斬衰以從于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襯歸越  
經紀喪事廬于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于省  
肖文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  
之祭無問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  
見于公取正焉

壬辰始赴廷對時相張永嘉欲置一甲不果開吉士科  
道之選欲引之公不應久之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  
乞歸病已待補時相夏貴溪言議選宮僚其婿吳儀

制春公門生也首以公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  
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公謝曰補宮僚而求之非  
所願也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  
視我爲何如人遂大恨公補南武選會三殿災詔求  
直言六科疏薦公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貴溪  
崇旨詆爲僞學而罷薦首吏科都給事戚賢官公再  
疏乞休銓司報予告矣踰年當考察貴溪使謂考功  
薛應旂曰王某僞學有明旨卽黜一人不可遺考功  
雖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公者交以書責考  
功唐太史順之至以爲不復知人間廉耻事考功怒

遂決去以快意而因厚自結于貴溪故公名雖高仕  
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心而孳孳以講學爲務所羣  
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盛  
會常數百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  
曰不肖豈真好勞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  
循隱約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  
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  
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幹辦此一事閒思妄念與  
世情俗態無從而入蓋欲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  
不與同志相切劘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

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  
又曰不肖百念已灰而耿耿于心不容自己者有二師  
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出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証  
明衍此一脉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  
于後儒之億測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于茲矣先  
師首倡良知之旨于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參  
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  
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目力有限若復秘  
而不傳後將復晦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同志數輩  
相與辨析折衷間舉所聞編摩纂緝勒爲成典藏之



名山以俟後聖于無窮豈惟道脉足微亦將以圖報  
師門于萬一也萬曆癸未卒

先生語云此學全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有頓  
漸修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放寬著一頓字亦是  
期必放寬便近于忘期必又近于助要之皆任識神  
作用

此件事無氣魄可湊泊無才能可倚靠亦無道里可商  
量只從一念入微神感神應時時見有過可改時時  
見有善可遷便是入聖真血脉路所謂講之以身心  
非徒口耳傳述已也

良知之與知識差若釐毫究實千里不可以不早辨也  
若良知之前別求未發卽是二乘沉空之學良知之  
外別求已發卽是世儒依識之學或攝感以歸寂或  
緣寂以起感受症雖若不同其爲未得良知之宗則  
一而已

顏子一生好學只有不遷怒不貳過六箇字此是孔門  
第一等學術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之心常止故  
能不遷常一故能不貳所謂未發之中也若如後儒  
所解原憲以下諸人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

天生吾人不徒浪生不徒浪死必須有箇安立處此是

一生大主意主意既定精神命脉盡皆歸管從此一路作用發揮自愛自修自成自道無懷可遣無累可釋所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從外來直須自信本心從無些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脚跟始爲有用力處

問集義義襲之辨先生曰心之良知是謂聖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虛而適變寂而通感千聖之秘藏也後世之學術典要涉思爲終身陷于義襲而不自知語及虛寂反悶然指以爲異聖學何由而明乎養氣章後卽以王霸繼之不爲無意以德行仁便是

集義假仁便是義襲七篇之中多發此意由仁義行  
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者集義也爲生者  
義襲也狂狷可進于中行集義也鄉愿之自以爲是  
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皞皞集義也騷虞義襲也自信  
本心自信而是天下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  
有所不爲集義也不能自信以外面毀譽爲是非義  
襲也所爭只在毫釐

郎中錢公德洪

初名寬後以字行更字洪甫號緒山餘姚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卒年七十九

正德間陽明先生倡道東南公寔首師事之率諸友七十餘人闢龍泉中天閣請文成升座開講首以所學請正文成曰觀是何人理非外得知乃德性之知是爲良知而非知識也良知至微而顯故知微可與入德唐虞授受只是指點得一微字中庸不覩不聞以至無聲無臭中間只是發明得一微字衆聞之躍然如大夢得醒

嘉靖壬午舉于鄉方文成返越惟公與龍谿兩人最先  
及門戴玉臺巾服小中衣雕雕相依咸共訕誹指爲  
異言異服兩人毅然弗顧也時師門來學者衆咸集  
館下文成各以資之所近分送兩人會下使滌其舊  
見迎其新機然後歸之師以要其成衆中推爲教授  
師

丙戌與龍谿同舉南宮不就廷試而歸戊子北上聞師  
訃而返保孤寧家不遺餘力壬辰與龍谿同應廷試  
觀政吏曹與臺諫部院諸同志舉月會商究舊學動  
以數十舊會以官爲序緒山與龍谿告衆曰同志爲

道而來須以齒序爲宜衆曰然至今相會以齒二人  
倡之也未幾以親老便養告就蘇學教授至則定祀  
典申學規日坐道山亭開講吳士翕然而興謂有東  
魯沂水遺風

乙未丁內艱服闋補監丞尋陞刑部主事轉員外郎以  
奉法忤旨被逮下詔獄爲郭助事身嬰三木日與楊御史

趙都督講易不輟助死乃得釋獄中寄書龍谿曰上  
天爲我設此法象本來真性不容絲毫掛帶乃知平  
時學問大未得力古人處動忍而獲增益不知增益  
者何物減削則已盡矣文成年譜三紀未就公實成

之甲戌年卒于湖上之表忠觀

學問須從頭腦上究極如舉綱得綱挈之自易良知者事物之綱也良知是天命之性性體流行通徹無間機不容已竅于目爲明竅于耳爲聰竅于口爲又竅于四肢爲禮竅于心思爲變化通之事父遠之事君不學不慮而天則自顯徹內徹外而內外無間本來至善故無善可有本來無惡故無惡可除此造化之真機聖德之正位也達之家國天下而無不同質之前聖後聖而無不合範圍天地終始萬物一致知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問知止曰此知不由言詮可入不由思索可得須是自  
心自証知得止時此心已是止了此心從無始中來  
原是止的雖千思百慮只是天機自然萬感萬應原  
來本體常寂只爲吾人自有知識以來自作知見自  
作憧擾始不得止今旣信良知須將此等習心一齊  
放下不容絲髮牽掛始信得本來自性原是如此定  
靜安慮一齊具足矣

問操則存心有出入如何操得曰只這一操字幾千百  
年說不明矣識得出入無時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  
落操如操舟之操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得操

軍必要坐作進退如法操國柄必要運轉得天下冷  
要操心却只把持一箇死寂如何謂之操

問感人不動如何曰纔說感人便不是了聖學只是正  
已而物自正文王名卦不曰感而曰咸取其無心也  
若著一毫感人意思便是有心便是憧憧往來

先生講易至悔吝者憂虞之象也乃慨然示衆曰學者  
工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虞字作祟耳問曰良知  
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姑自虞度此  
或無害于理否曰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良知明  
時本是吉之先見一虞便自吉而向凶誠可懼也

布衣王先生良

字汝止泰州安豐塲人世稱心齋先生卒年五十

八

塲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公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冷水沃面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于是謝役秉禮爲儒者而人未之識也未幾王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西會有客安豐者聞公說論語詫曰此絕類王巡撫之談學

也公乃大喜卽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  
爲贊以賓禮見文成異之下階迎入良長揖上坐論  
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  
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

文成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也辭  
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人聚聽  
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眙共匿車勸止留一  
月竟諧衆心而反

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眉睫卽知其所存學者  
意慮稍疎漏見之不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隸

雖顯貴悍戾聞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及  
及他事使本疑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者望庭  
爲歸與剖析精蘊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  
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寔以樂  
學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  
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  
欲有所見便是妄旣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  
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鳶飛魚躍同一  
活潑潑地則知性矣

語持功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

收者呼之輒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卽事是心更無心矣卽心是事更無事矣

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以爲契聖歸真生知之亞晚作格物要言勉仁方諸篇或百世而不易云

子璧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囁嚅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視召之知爲心齋子詔

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谿  
緒山玉芝皆在公左右宗順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  
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相陶汰氣竦神涌  
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繇枝葉而  
達其根源流而遡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心齋始  
授徒淮南宗順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然不啻陽明  
之存也心齋歿宗順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  
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  
者以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  
矣

天臺耿公嘗晤宗順迎謂曰衆多君解了于道有得君  
自謂若何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  
採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難矣聞者大賞其言  
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  
欲以去

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  
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  
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  
樂是加于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  
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



蓋言之矣樂有辯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耶曰樂卽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于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平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于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于心而大意具此矣

先生嘗云有心于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于無父無

君有心于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于弑父與君

居恆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爲雋宗順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關于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母海樓疏薦于朝部擬召用宗順堅臥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

郎中徐公愛

字曰仁餘姚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南工部員外郎

公娶于王蓋文成之妹婿也弱冠領鄉薦適文成謫龍場歸論學于稽山公深契之遂納贄稱弟子奮然以聖學爲己任後數年壬申文成自考功遷南太僕公亦自祁遷南工部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益踊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傳習錄卽是時所編也其自敘云予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

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誠身功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約禮功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問陽明在親民宜從舊本亦有所據否曰下面治國平天下處如保赤子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問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如何陽明日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然亦未嘗離却事物問至善只求諸心恐于天下至理有不能盡陽明日心

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問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陽明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公曰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又曰先生之說若水之寒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公與文成同官南都性最警敏聞言卽悟又善發其旨時四方同志雲集文成至不能應每令公分接之咸

得所欲而去文成有南贛之命公亦請告歸方與諸  
門人謀耕霄上之田以待其師而竟以疾終矣年僅  
三十有一也訃聞文成哭之慟公嘗遊南岳夢一瞿  
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文成每  
語輒傷之在祁值劉六劉七之亂有保障功嘗疏陳  
十事多見采納居南工廉勤克舉其職其墓在山陰  
之大峰山而子孫徵矣

太守季公本

字明德號彭山會稽人

進士官監察御

史以論禮補外止長沙守卒年七十九

少授春秋于其兄木遂以經名諸生中弱冠舉于鄉未嘗一日釋卷於書無所不讀每讀一書必竟其顛末乃已已而師事新建獲聞致良知之旨乃悉悔其舊學而一意六經潛心體究久之既浸溢懼學者騖於空虛則欲身挽其敵著書數百萬言大都精考索務實踐以究新建未發之緒歷出與處從游者數百人時講學者多以自然爲宗而厭拘束因爲龍惕說以反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三十五  
之曰心之本體猶龍然戒慎恐懼天命靡寧主宰常  
惴矩則常定故潛見飛躍隨所遇而時應是以警惕  
主變化也彼以自然爲宗而不知惕若有同出于虛  
而卒流于物欲者矣

先生患世學以講經爲病徇偏見蔽曲說任胸臆之所  
之而去道愈遠也覃精于六經深研妙旨多所自得  
胡忠肅公稱其所著易學四同以爲默會義文周孔  
之心于千載之上足正諸儒先之論于千載之下雖  
謂集易學之大成可也唐襄文稱其春秋私考能信  
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諸傳義例一



切摧破如獨以身處其地推見其精而定其是非至  
地理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派別星曆之數度禘  
嘗郊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而莫能決  
者皆辨析該貫昔之稱經師者莫及也

始明德童年時于經義有淡悟既知學引伸觸長益妙  
辨而文成存時與書言看經書取其有益于學而已  
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特見妙詣一時不無  
開發之益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有反爲之障而不  
自覺者矣後學成歐文莊亦以習心流注箴之蓋師  
友切磋入微者如此

初以進士理建寧務在平反無成心及召爲御史以言  
事謫升沉者二十年止長沙守其爲政急大節畧小  
嫌絕不知有世情卒以是齟齬而歸歸二十餘年家  
徒四壁立借居禪林以著書談道爲樂疾且革猶進  
門人於榻前講易孳孳如平居時其爲人表裏洞達  
無城府人人樂親之歿旣十餘年而鄉人士益思慕  
不已相與建祠禹蹟寺西林顏曰景賢又買田若干  
畝以供祭祀所著書十一種凡百二十卷藏祠中

主事黃公弘綱

字正之號洛川江西雩都人正德丙子鄉舉第七  
人官至刑部主事

兄弘葵墮父貲不能償父怒將杖之公憐焉自代三百  
金以解陽明先生聞而異之嘗謂士人曰黃君來何  
遲也既小祥始上謁三日而悟心理合一之旨凡所  
誦說卽能無悖于先生先生之教士人也擇資之近  
者特置左右時掖獎頓挫而造就之知用力矣則又  
諄諄擦習其誦說與已無悖士人初至者令先以意  
接引以察其性行何若俟漸領畧徐共面語故已不

勞而人易知綱首在造就中日以接引得朋友益故  
從先生去虔至歸越不忍離者四五年

戊子陽明先生道卒門人倣築場義歲擇一人紀其家  
公居守二年久之思得一職自試甲辰授福建汀州  
府推官執法明峻能聲漸著戊申召爲刑部雲南清  
吏司主事又明年北鹵入寇皇上震怒邊將多逮西  
曹或不盡法卽加責問畏罪者務深刻以希旨公直  
據法遣之不輕進退往往忤人以故讒者四起

辛亥當考察期例子謫調因上章請得原職致仕報可  
既歸士人有所請質瞪目注聽不遽舉示以俟意盡

衆論既畢徐擇一二言諷之不競談以眩所知意態  
含蓄未易涯涘辛酉五月二十八日卒其學且再變  
始者持守甚堅其後以不致纖毫之力一順自然爲  
主至其平生始終曾未少變大抵厚于自信而薄迎  
合長于持重而短機變倉卒不撼可以鎮燥心瑣屑  
不入可以消鄙見古所謂不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  
之志者

或疑慈湖之學只道一光明境界而已稍涉用力則爲  
著意恐未盡慈湖精于用力者莫慈湖若也所謂不  
起意者其用力處也絕四紀中云云慈湖之用力精

且密矣明道先生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  
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善用其力者固若  
是慈湖千言萬語只從至靈至明廣大聖知之性不  
從外來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中提掇出來  
使人于此有省不患其無用力處不患不能善用其  
力矣

人心只此獨知出乎身而加乎民者只此視聽喜怒諸  
物舍此更別無着力處矣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異于  
聖人者正惟認差此一物字故格物致知之功不容  
不差亦不容不補主敬靜養以攝歸身心而內外動

靜不得不爲二矣

郎中林公春

字子仁號東城泰州人嘉靖壬辰會元官至吏部郎中卒

選戶部主事調吏部文選主事吏部故矜厓岸鎖門謝客雖親故人不往拜示自尊重公門無留賓日盱出部則徧走刺答諸賓客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櫛具往宿觀寺中講事竟夕以爲常是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推山陰王汝中其志行幅實則推公與吉水羅達夫羅最沉密矣而公猶面疵其露才其自斂飭可知



已

居一年乃謝病歸養母少間出寓故所讀書處聚友輩講學以其間走山陰就王汝中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以爲聞所未聞久之赴官補稽勳郎中調文選泰州守黷而虐請于尚書黜之尚書趙趙曰某未有劾者奈何公曰不實則罷郎中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公供張又薄若不知其爲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乞留之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爲其一怙勢者不能爲也

其論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于君相與冢宰之心下  
欲以其心通于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  
必皆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  
心誠令相冢宰之心與天下之人心合則吾職舉吾  
志行矣其自任如此居無何病一夕卒卒之日猶在  
曹不知病病且革乃昇歸舍先是嘗于會中講曾子  
啓手足意甚懇惻聞者皆怵惕未數日而卒年四十  
有四耳出其橐得銀四兩不能棺其寮友爲之棺以  
歸歸不能葬州守黎君賻之錢以葬

叅政羅公汝芳

字維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叅政卒年七十四

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卽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乃爾爲展轉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人于是一意以聖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

世名目録卷之五十五  
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二  
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

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蓮危病生死得失能  
不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公曰非制欲  
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  
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  
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公時如  
大夢得醒遂于稠人中稽首師事焉

山農雖以學自任放言矢口得過縉紳不少南刑曹業  
置之死地矣先生以身代爲之贖而顏得生全且顏

貧畝先生家若內庫隨取隨厭顏又喜施予隨施盡  
又輒隨其所請先生年已耄顏怒先生跪之榻前顏  
批其頰不少動曙而怒解始起夫顏橫離口語學非  
有加于先生而終身事之不衰

梁夫山囚楚先生鬻田往援之有諷先生者曰夫山害  
道宜罹于法先生曰彼以講學罹文罔予嘉其志不  
論其他夫當時以學自命者稍出片言夫山必無死  
地畝先生心何如也

癸卯舉于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  
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焉

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公畧爲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障緣益增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

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叅訂每有所覓則以請正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饑飽了無干涉

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遘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  
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公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  
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劬而目不瞑擾攘而氣不分夢  
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病也公愕然曰隨物感通原無  
定執君以宿生捺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漫喜無病  
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公大驚伏  
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

入京赴廷試初仕爲令人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  
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一時彬彬有弦歌風  
歲大計以守入覲見華亭相徐徐喜曰我初不欲煩

子以郡事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公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于某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尤幸徐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已者卽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東之時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公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不知梁公徐曰我何以不知梁公公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固在柬之卽不然柬之雖去而柬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徐首肯公復曰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



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趨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  
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益光明俊偉也哉徐躍然喜翌  
日大會靈濟宮公娓娓發明音吐洪鬯興起者不可  
勝數

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步隨至盱江者癸酉  
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  
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守治東昌如寧國  
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濠省徭役政暇召  
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叅贊捧入京禮成遂請告  
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

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

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相人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滯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

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  
而逝

門人私謚曰明德

太常王公時規

字子植號塘南江西安福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南太常卿卒年八十四

父諱一善邑庠生累贈光祿少卿生公于湘陰之界市自幼親授句讀解經義漸習制舉文字教以孝弟忠信端身正行之大節十歲始自楚携歸十六遊郡庠十九爲廩生二十五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初除南兵部車駕主事而贈翁棄世服闋例得補北公以南請復前職陞本部職方員外郎南禮部主客郎任滿得請封陞福建漳南僉事以勦倭有勞陞俸一級在漳

五年爲言者所中歸丁姜宜人憂服闋補蜀之下川  
南分巡僉事陞尚寶少卿晉本司卿太僕少卿復爲  
言者所中改光祿少卿丁劉宜人憂歸服闋仍補光  
祿少卿穆皇登極覃恩得請封陞陝西叅政分守關  
西抵任甫三月遂引疾乞休奉旨准致仕時公年五  
十矣萬曆辛卯九月奉詔起貴州叅政陞南鴻臚卿  
俱未赴任尋陞南太常卿具疏懇辭奉旨有清修恬  
尚之褒准以新銜致仕時年七十一矣

公自敘云自弱冠師事兩峰劉先生講事聖學已而入  
仕雖以其鈍功所及求質於一時諸先覺切磋於四

方良友精神所注未敢荒昧顧迹涉塵鞅迄無專力以是五十而未有聞及退休大懼齒衰惕然慚悚則悉屏絕外紛反躬密體瞬息自勵如是者三年若有見於空寂之體又十年漸悟於生幾微密不涉有無之宗以爲孔門求仁之旨誠在於此蓋始者由釋氏以入浸漬耽嗜如醉初醒已乃稍稍疑之試歸究六經實証於心則如備嘗海錯而後知稻粱之不可易以自迷自反屢疑屢悟僅僅漸通非襲人唇吻而得故卒之憬然悟聖道之爲大中遵信而不忍少悖因嘆世儒膠訓詁特形器雖名尊孔子實則未知之乃

至尊釋氏者則叛孔子亦安得爲智也始者竊喜釋  
氏生死之談至是若有信於晝夜通知之理無足驚  
詫者而後學定而無餘惑

公旣老無他營惟以孔孟正學與郡邑諸同志時時聚  
於西原青原復真元陽之間每自苦意見造作之爲  
障而居安達順之未易能也故汲汲求友冀交助而  
相成誠沒齒未少懈焉公初未有著述年六十三偶  
出三益軒會語七十以後出仰慈膚見瑞華剩語靜  
攝寤言朝聞臆說及存稿續稿爲同志者梓行之公  
自銘其墓曰孰成毀乎孰初終乎孰抱一以遊無窮

乎渾渾爾繩爾徧界也莫知邊畔歷劫也莫知底止惟大化以爲徒庶允契于斯語

先生雖受學兩峰顧獨契於文成旣挂冠歸屏居靜存三年而悟本性空寂了無一物超然首出不受塵滓又十年而復覺體用未融一切應感於本性不無毫髮之判益加密叅久之乃自覺性雖空寂而實常運不息其運也非色相其寂也非頑空此理充塞宇宙綿亘古今刻刻如是萬劫如是天地人物原無分別易所謂繼之者善中庸所謂於穆不已皆逼真語也此理無可操執無可趨向纔一措心便覺爲二惟可



默契而已戒慎恐懼保任乎此非有所加也學者但  
退藏收斂知識不用以還混沌未鑿之初庶爲近之  
至大休大歇機忘而性復在養盛自致非人力所及  
也

副使蔣公信

字卿實號道林嘗德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提學  
副使卒年七十七

生而骨相隆起神氣朗秀年十八充弟子員家貧釀粥  
常不充不少介意次年餼廩太守文橘菴爲比鄰粥  
公居身有法雖盛暑未常袒裼大稱異之會正德改  
元齋詔沅江縣令素聞公賢厚贈之悉却不受年二  
十五始與同郡冀開齋元亨論學公嘗曰釋氏只悟  
得一空卽根塵無安脚處吾輩體認天理若見得時  
則私意自退聽矣一日論大學公曰知止當是識仁

體冀躍然而起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卽是以誠敬存之

五年陽明赴龍塲寓郡西湖音閣有醫杜仁夫者携其復春詩卷以謁陽明一見驚以爲奇遂因杜氏偕聞齋見之陽明復語冀曰如卿實便可作顏子矣公偶疾借寓道林寺以一力自隨閉目跌足默坐澄心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滿頰一片虛白燭爛見前冷然有省而沉疴已脫然去體矣嘗謂吾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

戊寅年十月遭母憂比葬世俗時日方向拘忌之說一

切不用惟擇土色黃燥處以大統歷所載吉日行事  
人以爲異而公斷然不疑

嘉靖癸未公應歲貢赴京師始謁湛甘泉于邸舍因呈  
平生見處甘泉歎曰楚中有是人耶遂留與論聖學  
精義凡數日而歸歲丁酉省甘泉于南雍遂入太學  
甘泉以學者須先識仁論試諸生公所作獨契其旨  
海內之士問業甘泉之門者甚衆則以屬之公公簡  
易和平人有不之甘泉而遂之公者丙戌歸自太學  
居道林里丁亥再入太學

戊子公年四十六中應天府鄉試壬辰登進士第觀政

戶部八月授戶部主事尋奉差督解軍餉于陝西往時督解者利其羨餘臨兌輒爭較不已公以部原封付所司兌收之取足以竣事而已

丙辰春陞車駕司員外郎冬陞四川按察司僉事丁酉春赴任播州土官循常套以金餞于途叱去之其地舊有關堡戍守久廢苗寇白晝流劫爲商旅梗公卽條其事于撫按復其舊民賴以寧議茶馬法謂商番交易全黎二彝爭路讐殺禍且未已欲得救弊而全利其法有三一曰復秤盤之舊二曰禁湖茶之入三曰限引目之數茶額既定私販自無所容蜀人咸白

自百年以來革盡私茶之弊未有如先生者署總司  
事有殺人二重獄寃繫者十餘年人不能決先生廉  
得真殺人者易而釋之手定招擬曲盡律情多所平  
反

戊戌代管提學道己亥入賀聖節歸監鄉試性學一策  
出其手筆有道士以妖術惑愚民武奪于通達官司  
使人攝之莫敢近獨公使呼之道士作術如初噤不  
復驗遂置之法

十月陞貴州提學副使赴任作聖諭衍訓以寓約束置  
陽明先生祠祭田若干畝奏開普定等十四衛改湖

廣清浪等五衛生鄉試附于貴州增其解額舊多以險遠不能達湖省自是使之科目日盛城中有黠民易棊等投入土酋司中撥置爲不法巡按趙方崖訪捕之士酋烏合其衆止城外演武塲聲言欲爲變居民惶懼奔避撫院謂當招撫之公正色曰寧亂而斃我撫不可行也卽遣人持牌以法諭之士酋舉手曰若得蔣公處分敢不聽命遂戢衆而歸趙薦于朝當畀以宮輔成均之任不報

癸卯病亟懇歸適督府檄取川貴兩司賢能客各一員赴辰沅議邊事

劉委公以七月抵貴州御史劾

奏公擅離職守遂被旨回籍聞報束裝以正學書院  
記未脫藁遲二日乃行劉見之歎曰先生方作文字  
耶可謂真道學矣去之日貴人士皆號泣持輿不忍  
別公留詩勗之

甲辰年六十二聞甘泉遊南嶽往從之一切家事不問  
丁未冬奉恩例冠帶閑住己酉春始歸十月卜築精  
舍于桃花岡學徒大集乃作訓規以示之遠方來者  
卽以精舍田所入廩之惟四孟祀祖考一歸城餘日  
惟端坐慎獨中心堂大觀樓與諸生究極微言或臨  
池或陟阜席地坐命諸生歌詩一二首公時自詠乾



坤二卦文孟子牛山之木生我所欲數章以寓警發  
進修游息各有節度

已未十一月感痰疾門人還侍孜孜屬以進學此外一  
無語有勸以服藥者答曰古聖賢如孔子七十三明  
道五十四晦菴七十吾德不逮而壽過之俟命足矣  
更何藥爲疾近殆而神氣爽然談笑自若未屬續前  
二日作詩二首曰歸住青山十六年歌遊多在萬桃  
間萬桃如我浮雲耳請借西風吹上天又曰吾儒傳  
性卽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付萬桃岡上月要須  
今夜一齊明十二月庚子漏下四鼓瞑目端坐而逝

時年七十七學者稱之曰正學先生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五